

晉

書

料

注

晉書斟注卷九十六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六十六

列女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
振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於
焉騰茂微烈兼劭柔順無愆隔代相望諒非一緒然則
虞興媯汭夏盛塗山有娥有嬖廣隆殷之業大姪大妣
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揚芬

斯皆禮極中閭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誓節孟母求
仁華率傳而經齊樊授規而霸楚譏文伯於奉劍讓子
發於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旣昭婦則且
擅母儀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宣閨範有裨
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皆
撰錄爲之傳云或位極后妃或事因夫子各隨本傳今
所不錄在諸僞國暫阻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懲勸亦同
搜次附於篇末

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謂劉聰妻以下諸人也然僭僞諸國非晉聲教所及其

夫旣殊而異之其妻妾又引而近之於義不安竊謂劉聰妻劉氏靳康女苻堅妾張氏苻登妻毛氏慕容垂妻張氏段豐妻慕容氏呂纂妻楊氏呂紹妻楊氏事闕家國皆當見於載記張天錫妾閭氏薛氏李元盛后尹氏

亦當附書本傳惟蘇若蘭陝婦人王廣女三人無可附麗不妨存之卷末

羊耽妻辛氏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御覽八百十五

引夏侯湛羊太常辛夫人聰朗有才鑒
魏志辛毗傳注

聰朗作初魏文帝得立為太子抱毗項謂之曰
毗傳注

引夏侯湛撰傳作初文帝與陳思王爭
辛君知我喜不

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

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

魏其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

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

呼敞同去魏志辛毗傳注引夏侯湛撰傳作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赴爽來

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魏志辛毗傳注引夏侯湛撰傳作天

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

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魏志辛毗傳注引夏侯湛撰傳此句

下有行以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驕奢一語

耳魏志辛毗傳注引夏侯湛撰傳此句下有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日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數

語敞曰然則敞無出乎魏志辛毗傳注引夏侯湛撰傳無出上有可以二字憲英

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

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魏志辛毗傳注引夏侯湛撰傳作不祥不可也且

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眾而已敝遂出宣帝

果誅爽事定後敝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

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周家祿校勘記曰技耽從子卽

叔子也祐傳云事叔父耽甚謹祐蓋祐之誤下同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爲

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

有他志也魏志辛毗傳注引夏侯湛撰傳此句下有祐曰季母勿多言一語及會將行

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

吾家矣魏志辛毗傳注引夏侯湛撰傳作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爲國憂之矣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

事必不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得止也

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

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

濟者其惟仁恕乎

魏志辛毗傳注引夏侯湛撰會至蜀傳此句下有汝其慎之一語

果反琇竟以全歸

魏志辛毗傳注引夏侯湛撰傳全歸作全身祐嘗送錦被

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

案祐亦當作祐御覽八百

十五夏侯湛羊太常辛夫人傳曰憲英不好華麗祐上夫人歸子帳緣以錦不肯服從外孫胡母揚上夫人錦

被夫人反卧之泰始五年卒年七十九

杜有道妻嚴氏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

於杜氏十八而嫠居子植女韡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

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韓亦有淑德傅
立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立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
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立內外以爲憂懼或曰
何鄧執權必爲立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

晉書校文

四曰由當作猶

奈何與之爲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

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銷行自
有在遂與立爲婚晏等尋亦爲宣帝所誅植後爲南安
太守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
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
預後果爲儀同三司立前妻子成年六歲嘗隨其繼母

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
咸後亦有名於海內其知人之鑒如此年六十六卒

王渾妻鍾氏

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

郎世說賢媛篇注王氏譜曰鍾夫人名琰之太傅繇之

子駿未知鍾微爲何人之子晉人命名均琰數歲能屬

文世說賢媛篇注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

志作二卷類聚三十四引琰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

美容止善嘯詠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旣適渾生濟渾

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

珍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刼如此世說排調篇注王氏家
生兒故可參軍謂渾中弟淪也世說排調篇注王氏家
不啻如此可參軍謂渾中弟淪也世說排調篇注王氏家
空穆侯也老子司徒渾弟也醕粹簡遠貴老莊之學用心
淡如也為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歷大
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為之流涕御覽三百九
十一郭子曰淪為晉文王大將軍賦郭從征壽春遇疾
亡時人珍女亦有才淑為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
惜焉
欲妻之白珍珍曰要令我見之世說賢媛篇曰鍾氏生
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儒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曰
是誠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御覽四百四十四郭
子曰王渾妻鍾生女甚賢明令武子為妹擇嘉婿而未
有其人兵家子有才欲以妻之獨與母議初不告事走
乃白母曰誠是地也自濟令此兵與羣小雜處珍自幃
可貴要當令我見之
中蔡之既而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珍曰

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
世說賢媛篇曰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遂止其人數年
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
果亡琰明鑒遠識皆此類也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
世說賢媛篇曰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
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
海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
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注郝氏譜曰
普字道匡太原襄陽人仕至洛陽太守汝南別傳
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
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
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
人之法云

世說賢媛篇曰東海家內則郝夫
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鄭表妻曹氏

鄭表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表先娶孫氏早亡妙之爲繼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至於叔妹羣娣之閒盡其禮節咸得歡心及表爲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表等所獲祿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貲初孫氏瘞於黎陽及表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妃理當從葬不可使孤魂無所依邪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以爲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太康元年卒年八十

愍懷太子妃王氏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

御覽六百六十四南岳魏夫人

內傳曰王晉賢晉王夷甫女也為愍懷太子妃案晉賢蓋惠風之名

貞婉有志節太子既

廢居於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

晉書校文四日據愍懷太子及

閭續傳妃後仍歸為太孫太妃傳漏不書史之疏也至南岳魏夫人傳

家虛無之言聽行路為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供談助可矣

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

御覽一百四十九王隱晉書曰劉曜王彌等入洛盡將諸后妃

去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為逆

胡所辱屬遂害之

初學記十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王初拔刀向賊曰我司徒公女皇太子

鄭死則死終不爲賊婦賊乃害之御覽六百六十四南
岳魏夫人內傳曰晉賢大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之
女胡羌小醜敢欲干我乎言畢投河其侍婢名六出亦
投河死時遇嵩高女真韓西華出游遂俱獲內救外示
其死體實密濟將入嵩高山六出年二十餘姓田漁陽
人魏故浚儀令田諷之孫案內傳言投河獲救與本傳
及王書均異恐出傳會不足徵信

鄭休妻石氏

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也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
稱之御覽四百三十九引鄧粲晉紀作邦邑所宗既歸鄭氏爲九族所重休

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沈生命棄之石氏

曰柰何使舅之盾不存乎遂養沈及前妻女御覽四百三十九鄧

粲晉紀曰廣平太守崔諒表政穀孰長鄭希子休妻石
氏又曰父希臨終庶子沈生是時漢末大亂希命棄之

日柰何使舅愛子至不存注于益害用其之力不
存顧援之命養沈及前女案希與布以形近致謫

陶侃母湛氏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寰宇記一百九曰侃母湛氏邑人墓在新淦縣東北
百步又一百十日陶侃母墓雷次宗豫章記湛氏豫章
新淦人墓在臨川南五十里抱岡山村與地紀勝二十
五日陶母墓在都昌縣西七里石壁精舍之側唐文粹
舒元與書陶母墓版案湛與湛形近致謫與地紀勝亦
作湛疑本書湛當作湛惟新淦距臨川甚遠都昌尤在
其北記載家依託謫傳致有此失不知以何者為可信
也初侃父丹娉為妾生侃世說賢媛篇注晉陽秋曰侃
母湛氏賢明有法訓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
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

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

世說賢媛篇鮓作鮓遺作餉及書作反書

曰爾爲

吏以官物遺我

御覽八百六十二引世說遺我作見餉

非惟不能益吾

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宿於侃時大雪湛氏

乃徹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

饌

侃本傳作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書鈔一百五十二王隱晉書曰侃母湛撤牀斬蔣卿饌

手剉給客牛馬密遠間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截髮以供賓客也

竟以功名顯

賈渾妻宗氏

賈渾妻宗氏不知何許人也渾爲介休令被劉元海將
喬睢攻破死之宗氏有姿色睢欲納之宗氏罵曰屠各

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安乎晉書校文四曰安爲母之
譌御覽四百二所引前趙錄可證又賈
譚崔錄作賈潭二字形近不知孰誤
何不促殺我因
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梁緯妻辛氏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爲散騎常侍西都陷沒
爲劉曜所害晉書校文四曰據愍帝紀緯死於辛氏有
四年七月尚在西都陷沒前四月
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御覽四百三十九鄧粲
人扶取因據地哭從者亦哭曜並殺之案本傳下文言
乃自縊而死與鄧紀異本傳不載殺扶取之人似屬疎
畧
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
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卽就死下事舅姑

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晉書校文四日所載

與和苞漢趙記同曜以禮葬之

許延妻杜氏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爲益州別駕爲李驤所害驤欲納杜氏爲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驤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豈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爲賊妻也驤怒遂害之

虞潭母孫氏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袁詔錢塘先賢傳贊引作諸孤

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爲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弼構逆率眾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

錢塘先賢傳贊引作乃盡發案本傳作仍當爲乃之

譚

負其所服環珮以爲軍資於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

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爲獨不潭卽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

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書鈔一百二十九虞譚家記曰泰宣二年詔贈

太夫人譚立養堂於家御覽一百七十六虞氏家記曰

碧紗袍求解職被詔不聽特假百日迎母王導以下皆就拜謁

東歸起養親堂親集會作詩言志

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夫人御覽五百

五十五虞氏家記曰譚母太夫人薨宜都郡卽世五十

九載改殯修構窀穸靈柩住而莫前羣從咸以喪事有

往無反不應遷移潭以昔文王之葬王季旣定而洪水

出截冢棺擲文王乃設張屋出柩三日羣臣臨之然後

葬此則上聖之遺令載在篇籍遂奉遷神柩權停幕屋

使子孫展哀晨夕宗族相臨允合張屋之儀也天子給

太夫人徘徊車謁者送喪禮儀光備合葬於舊壙

周顗母李氏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顗父浚爲安

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

世說賢媛篇作李氏 絡秀聞浚至 世說賢媛篇作 與一

富足而男子不在 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 世說賢媛篇作

作數十人飲食 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 世說

賢媛篇注曰案周 篇作密覘之獨見浚因求為妾 世說賢媛篇注曰案周

一女子狀貌非常 女此云為妾耳案本傳與世說大致相同必有所本

竊謂伯仁昆弟既從母命以李氏為親親故譜中諱言 為妾未可即 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

斥其妾也 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顗及嵩

謨而顗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為汝家作妾 世說

賢媛篇上有 篇屈節上有 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為親親者吾亦何

所以二字

惜餘年

世說賢媛篇汝下有若字何惜作不惜

顗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

爲方雅之族

世說賢媛篇作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中興時顗

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

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

世說識鑒篇作爾家有相爾等

並羅列

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

世說識鑒篇作周嵩起長跪而

泣曰不如

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

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

世說識鑒篇抗直作狼抗

亦不容於世唯

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

周家祿校勘記曰按

顗傳顗謂弟嵩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似嵩小字阿奴未知孰誤

後果如其言

張茂妻陸氏

張茂妻陸氏吳郡人也茂爲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充充敗陸詣關上書爲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尹虞二女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弼戰敗御覽四百三十九鄧粲晉紀曰前始興太守尹虞起兵於巴陵日賊號號監軍以討杜弼連戰稍勝遂進長沙爲弼所沒晉書校文四曰虞字玉卿見鄧粲晉紀二女爲弼所獲並有國色弼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爲賊婦有死而已弼並害之

案御覽三百八十引鄧粲晉紀作遂自殺

焉與本傳異又四百三十九引
鄧粲晉紀作及虞攻城賊殺之

荀崧小女灌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

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

諸史攷異三曰按荀崧傳族父

藩承制以崧監江北軍事假節襄陽太守遷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爲杜曾所圍石覽時爲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傳作崧爲襄城太守覽爲平南將軍誤計無從出灌

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

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

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卽遣

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

也

王凝之妻謝氏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

晉書校文四曰道韞名韞元見唐陳子良辨正論注

安西

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

世說言語篇注婦人

叔父

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

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

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

世說言語篇曰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

驟公欣然曰白

雪紛紛何所似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

世說言語篇散

作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

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

世說賢媛篇作王郎逸少之子人身

亦不惡汝何 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

以憾乃爾 復有封胡羯末

案謝萬傳作羯末世說賢媛不意天壤

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歆

案歆當從謝萬傳作詔

胡謂謝朗羯謂

謝立末謂謝川

案謝奕傳避諱改淵為泉謝萬傳又皆改為川此與謝萬傳同未能盡一

其小字也又嘗譏立學植不進曰為塵務經心為天分

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

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

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盾自若既聞夫及

諸子已為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

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

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宜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廢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於別榻道韞風韵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胷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

世說賢媛篇作人問其優劣

濟尼

荅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

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詠頌並傳於世隋志有江

州刺史王凝之妻謝道韞集二卷類聚五十五引道韞論語贊

劉臻妻陳氏

劉臻妻陳氏者

案類聚三十四晉劉臻妻陳氏答舅母書曰元方春秋始富德業亦隆豈意一

朝冥然長往又曰俯悼二弟斯人斯命當可奈何元方為陳統字隋志梁有陳統集七卷亡蓋陳氏為統之姊

亦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迴三

朝肇建

御覽五百八十八引三朝作正朝

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

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

見之儀

初學記四引劉臻妻陳氏進見儀曰正月上人勝於人

行於世

皮京妻龍氏

皮京妻龍氏字憐西道縣人也年十三適京未逾年而
京卒京二弟亦相次而隕旣無肩嗣又無葦功之親憐
貨其嫁時資裝躬自紡織數年閒三喪俱舉葬斂旣畢
每時享祭無闕州里聞其賢屢有娉者憐誓不改醮守
節窮居五十餘載而卒類聚十八湛方生上貞女解曰伏見西道縣治下里龍憐年始
弱并出適皮氏未逾半年聲京殞沒京兄弟三人相尋
凋落外靡期功之親內絕肩嗣之繼憐貨其父母之資
躬親機杼之勤數年之閒三喪俱舉四節蒸嘗于今不
輟志存匪石之固行無片言之玷賢良屢聘誓而弗許
守節窮居於今五十餘年矣詳觀之遺烈書于記傳者
或毀髮膚之體以絕求者之望或自經溝中苟全不奪
之志雖操存而身亡行立而形虧寡能兼全其道始終
若斯者也憐蓋草萊之婦人耳生於幽谷之中長於荒
榛之下目不見尺素之文耳不聞古今之說師心率己
蹈茲四德抑可謂稟靈山岳自然天知者矣而彤管未

揮令問不彰非所以表
賢崇善激揚貞風者也

孟昶妻周氏

孟昶妻周氏

諸史攷異三曰孟昶與宋武帝同謀起義其妻與昶同謀造宋其人當附入宋不當

入晉案元興二年安帝蒙塵劉裕之舉義兵所以討桓
玄也距劉宋禪代之時凡十八年裕尚未萌篡逆之心
故沈約宋書自序云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植憑之孟昶
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此乃平允之論乃洪氏
誣周氏以同謀昶弟顗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
造宋其言傾矣

初桓玄雅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
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
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
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

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利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顗妻云一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顗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絛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知也

何無忌母劉氏

何無忌母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爲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定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橙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旣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讐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劉聰妻劉氏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

案御覽一百四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作小劉后字

麗華蓋以其姊

追封皇后也 僞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

誦書籍傳母恆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歎伏性孝友善風儀進止聰既僭位召爲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爲后將起鷄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啟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鷄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

御覽一百四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作社稷之計

夫忠臣

之諫豈爲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

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

御覽一百四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作忿之不已

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羣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

御覽一百四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作

朕比來微風之患喜怒不自由

元達忠臣也朕甚愧

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

及娥死偽諡武宣皇后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
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於娥初與娥同召拜左貴嬪尋
卒偽追諡武德皇后

王廣女

王廣女者

御覽四百四十和苞漢趙
記曰魯陽侯王廣字廣之

不知何許人也容

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為西楊州刺史蠻

帥梅芳攻陷楊州而廣被殺

御覽四百四十漢趙記曰
廣為西楊州刺史晉末聚

眾避世為蠻梅芳扇動山夷圍廣城陷蠻囚廣案地理

志云又置殷衛東梁西河陽北兗五州疑西楊乃西河

陽之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閨室擊芳不中

御覽四百四十

漢趙記曰廣女有美色芳引入甚有
寵入經一旬王伺芳睡引刀斬芳

芳驚起曰何故反

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何謂反乎吾聞父仇不同
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
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
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達御覽五百十九引華陽國志作衛以塞大恥辭
氣猛厲御覽四百四十引漢趙記言終乃自殺芳止之
不可

陝婦人

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嫠居陝縣事叔姑甚
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
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

能祭而誅之時有羣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
十日不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
延謨爲太守旣知其冤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謚
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靳康女

靳康女者不知何許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劉曜之誅靳
氏將納靳女爲妾靳曰陛下旣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
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尙污宮伐樹而況其子女乎因
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韋逞母宋氏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

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類聚六十九引
秦記音義作音

旨初學記十八御覽四百四
引裴景仁前秦記亦作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

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

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

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

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

壽養護之逞時年小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

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

立仕苻堅爲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

樂遺闕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
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
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
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
堂置生員百二十人書鈔一百三十二引秦記作書生
百餘人初學記十八御覽四百四
引裴景仁前秦記作立講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
宣文君初學記十八引裴景仁前
秦記作拜宋爵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
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周家祿校勘記曰
當作韋母宋氏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也咸有寵於天錫

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可爲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供灑埽地下誓無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天錫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苻堅妾張氏

苻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

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
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於人主乎妾聞人君有
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眾祥天道崇遠非妾所
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
羣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
羣犬大嗥眾雞夜鳴伏聞殿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
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
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
張氏乃自殺

晉書校文四曰張自殺在姚萇綏
堅後非因壽春之敗載記可證

竇滔妻蘇氏

寶滔妻蘇氏

御覽五百二十前秦錄曰秦州刺史寶滔妻彭城令蘇道之女黃庭堅山谷題跋曰

若蘭迴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過寶連

波連波寶滔字也武后記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

悔過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前秦錄作有才學

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案吳淑事

注引臧榮緒晉書與本傳同唐武后璇璣圖序曰滔鎮襄陽絕蘇氏音問與本傳異織錦為迴文

旋圖詩以贈滔唐武后璇璣圖序曰蘇氏因織錦為迴

引臧榮緒晉書贈作寄案御覽五百二十引前宛轉循

秦錄曰織錦製迴文詩以贖夫罪其說特異

環以讀之詞甚悽惋為唐武后璇璣圖序曰縱橫反覆皆

晉書悽惋凡八百四十字隋志有苻堅秦州刺史寶滔

作淒切

武后璇璣圖序曰題詩文多不錄

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

苻登妻毛氏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御覽四百三十九前秦錄曰苻登妻毛氏毛興之女案苻

堅載記有河州刺史毛興當卽其人壯勇善騎射登爲姚萇所襲營壘旣

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殺傷甚

眾御覽四百三十九引前秦錄作與萇交戰殺賊七百餘人眾寡不敵爲萇所執萇

欲納之御覽四百三十九引前秦錄作毛有姿色萇將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

豈爲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

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宜不鑒照萇怒殺之

慕容垂妻段氏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僞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

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僞范陽王德亦娉季妃焉姊妹俱爲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旣僭位拜爲皇后垂立其子寶爲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

我爲晉獻公平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爲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垂死寶嗣僞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尙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下咸以爲然僞中書令哇遽大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之安思閭后親廢順帝猶配饗安皇先后言虛實尙未可知宜依閭后故事寶從之其後麟果作

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段豐妻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僞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旣遭無辜己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僞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

其帟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
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
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絕
良久

呂纂妻楊氏

呂紹妻張氏

呂纂妻楊氏弘農人也美豔有義烈纂被呂超所殺楊
氏與侍婢十數人殞纂於城西將出宮超慮齋珍物出
外魏書呂光傳齋珍物作持珍寶使人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兄弟
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魏書呂光傳爾兄弟
作郎君兄弟相屠作相超慙而退又問楊氏玉璽所在
圖我旦夕作新婦旦夕

楊氏怒曰盡毀之矣超將妻之謂其父桓曰御覽三百八十引三

十國春秋桓作恒又四百後涼錄作桓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

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

可再乎御覽四百三十九引後涼錄乃自殺時呂紹妻

張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紹死便請爲尼御覽三百七十

記曰隱王張美人年色壯豔出家爲道又四百三十九

後涼錄曰美人敦煌張氏年十四爲沙門情辯有姿色

呂隆見而悅之欲穢其行張氏曰欽樂至道誓不受辱

御覽四百三十九後涼錄曰呂隆見而悅之遣中書郎

裴敏說之張氏善言理敏爲之屈隆親逼之張氏曰欽

樂至法故投身道門且一辱於人遂昇樓自投於地二

誓不毀節今逼如此豈非命也御覽三百七十二涼州記

脛俱折口誦佛經俄然而死御覽三百七十二涼州記

曰張自投門樓雙股頓折

口誦經顏
色自若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
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爲玄盛繼室以再醮之
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己生玄盛之創業也謨謀
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玄盛薨子
士業嗣位尊爲太后士業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士業
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
舉闕冀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
已來有并兼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

魏書李暠傳
上文有經謀

規略四字下文有度德量力春秋之義二句今國雖小足以爲政知足不辱

道家明誠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

戰俟時而動魏書李暠傳俟時句上有保境安民四字言猶在耳奈何忘之

不如勉脩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

德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

士業不從果爲蒙遜所滅尹氏至姑臧蒙遜引見勞之

對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諫之曰母子命懸人

手奈何倨傲且國敗子孫屠滅何獨無悲尹氏曰興滅

死生理之大分何爲同凡人之事起兒女之悲吾一婦

人不能死亡豈憚斧鉞之禍求爲臣妾乎若殺我者吾

之願矣蒙遜嘉之不誅爲子茂虔娉其女爲妻及魏氏以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遷居酒泉旣而女卒撫之不哭曰汝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荅曰子孫流漂託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氍毹鬼也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泉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迴矣使者不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於伊吾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

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汨之以苻姚三月歌
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驚風埃
脫落名教積縱忘反於茲爲極至若惠風之數喬屬道
韞之對孫恩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強寇僭登
之后蹈死不迴僞纂之如捐生匪吝宗辛抗情而致天
王靳守節而就終斯皆冥踐義途匪因教至聳清漢之
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無慙雅引比夫懸梁靡
顧齒劍如歸異日齊風可以激揚千載矣

贊曰從容陰禮婉婉柔則載循六行爰昭四德操絜風
霜譽流邦國彤管貽訓清芬靡忒

晉書斟注卷九十六

晉書斟注卷九十七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六十七

四夷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
考羲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昊於前辟爰制地
而疏疆周家祿校勘記曰疆誤疆襲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殊遐
裔區分中外其來尙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互立方七
戎六蠻綵西宇而橫南極繁種落異君長遇有道則時

遵聲教鍾無妄則爭肆虔劉趨扇風塵蓋其常性也詳
求遐議厯選深謨莫不待以羈縻防其猾夏武帝受終
衰魏廓境全吳威略旣申招攜斯廣迷亂華之議矜來
遠之名撫舊懷新歲時無怠凡四夷入貢者有二十三
國案晉初四夷見於武帝紀者有扶南林邑大宛焉耆
鮮卑匈奴肅慎鄯善大秦龜茲康居奚軻諸國東夷
則自三國五國六國七國八國九國十一國以逮二十
國蓋兼本傳夫餘馬韓辰韓肅慎倭人裨離等十國言
之然二十國之名稱傳亦不能備載紀又稱馬韓等十
一國則專指三韓諸小國非其他東夷也此云二十三
國攷之本紀不盡符合唐史臣作序未知何據又案王
嘉拾遺記太始十年祖梁國獻蔓金苔祖梁不見於史
疑是譯旣而惠皇失德中宗遷播凶徒分據天邑傾淪
音之譌朝化所覃江外而已縣貢之禮於茲殆絕殊風異俗所

未能詳故採其可知者爲之傳云北狄竊號中壤備於

載記在其諸部種類今略書之

東夷

夫餘國 馬韓 辰韓 肅慎氏 倭人 裨離等十國

夫餘國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有弱水慕容廆載記作

扶餘後漢書東夷列傳曰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與

高句驪東夷列傳曰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與

後漢書東夷列傳曰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與

西凡長春府雙城五常賓州諸廳及伯都訥阿勒楚喀

等城皆是新唐書渤海傳以扶餘故地爲扶餘府遼史

太祖平渤海次扶餘府有黃龍見城上更名黃龍府金

史太祖克黃龍改濟州利涉軍貞祐初爲隆安府卽今

吉林農安縣地遼志通州本扶餘王城是也弱水今稱

哈湯東三省樹木叢雜處日鳥糞馱物詰等鳥

稽之地必有哈湯蓋落葉層積雨水釀之遂爲極深之

泥淖人行輒陷萬無生理故曰弱水非別有一河名弱水也又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夫餘國跨松花江盡有吉林西北境今農安縣其都城也云立菟北干地方里正合鮮卑慕容氏居遼水西當云西南與接地方

二千里戶八萬有城邑宮室魏志東夷傳曰有地宜五

穀魏志東夷傳曰地其人強勇魏志東夷傳曰其人會

同揖讓之儀有似中國魏志東夷傳曰會同其出使乃

衣錦屬魏志東夷傳曰出以金銀飾署御覽六百八十

作飾帽魏志東夷傳其法殺人者死沒入其家魏志東夷傳

夷傳則作飾冒其法殺人者死沒入其家魏志東夷傳

婢為奴盜者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若有軍事

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魏志東夷傳作有軍事亦蹄

解者為凶合者為吉死者以生人殉葬有椁無棺魏志

傳作殺人殯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無槨注魏略曰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為榮其祭亡者有生有熟喪主不欲速而他人彊之常其居喪男女皆衣純白婦人著布面
詩引以此為節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婦人著布面
衣去玉佩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婦人著布面
及貂納美珠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婦人著布面
如酸棗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被破注魏志東夷傳
未嘗其王印文稱穢王之印寰宇記一百七十四曰夫
破壞其王印文稱穢王之印寰宇記一百七十四曰夫
苑郡庫王死即迎取以葬及平公孫淵立苑庫猶得玉匣一具晉時夫餘庫有玉璧圭璜數代之物傳以為寶
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國中有古穢城本穢豹之城也
其印文稱穢王之印國中有古穢城本穢豹之城也
魏志東夷傳曰國有故城名穢城蓋本穢豹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又曰穢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武帝時頻來朝貢至太康六年為鮮之東皆其地也

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魏志東夷傳曰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入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北沃沮一名置溝樓去南沃沮八

百餘里帝為下詔曰夫餘王世守忠孝為惡虜所滅甚愍念之若其遺類足以復國者當為之方計使得存立有

司奏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失於機略詔免嬰

以何龕代之明年夫餘後王依羅寰宇記一百七十四作依邏遣詣

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仍請援龕上列遣督郵賈沈以

兵送之周家祿校勘記曰當照慕容廆載記作督護賈沈廆又要之於路沈與

戰大敗之廆眾退羅得復國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復國後至晉末義熙六年

為高麗所滅爾後每為廆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

見好大王碑

又發詔以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口

馬韓

韓種有三一日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後漢書東夷列傳攷證曰

三韓以馬韓為最大其地常有忠清全羅二道及慶尙

道之半辰韓及弁辰惟慶州一帶而已朝鮮

史謂三韓雖曰分立實則辰弁二國僅為馬韓所支配

非勢均力敵也丁謙三國志烏丸九諸傳地理攷證曰東

藩紀要馬韓立國始朝鮮王箕准在漢惠帝元年後為

百濟王溫祚所滅在新莽二年計傳國二百有三載辰

韓弁韓不知始立何時後俱為新羅王赫居世所滅在

漢宣帝五鳳以後黼黻元氣是韓有國均在西漢

之世至東漢初三韓已亡何論曹魏陳氏此傳作於晉

初乃仍言三韓事若不知有百濟新羅者何也細核傳

文參以朝鮮史知所云其後滅絕者即滅於百濟也所

云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即後漢書馬韓人復自立為

王也蓋百濟雖滅馬韓而馬韓中尙有一二小部仍襲

韓王之稱號傳紀桓靈末韓濊強盛建安後倭韓屬帶

方及明帝二郡滅韓皆指馬韓人自立之小部非三韓
全境也但三韓舊時皆土番散部勢分力弱故樂浪可
羈屬之迨百濟新羅崛起則地大兵強足與高句麗鼎
峙斷非郡縣所能制取何當時中國竟不聞不問漠然
置之絕不道及其事豈以百濟本馬韓列國之一新羅
亦弁辰列國之一雖兼併坐大可仍以三韓視之不必
特爲之分析耶噫疏亦甚矣何怪辰韓在帶方南東西
後漢書晉書均承其誤而不覺乎
以海爲限馬韓居山海之閒無城郭通典一百八十五
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晉書四夷傳攷
證曰三韓原誤辰韓帶方郡漢末公孫康所增設爲朝
鮮京畿道北地故三韓均在其南馬韓今之全羅道所
都金馬城卽益山郡也魏志東夷傳曰東西以海爲限
南與倭接方凡有小國五十六所襄國牟水國桑外國
可四千五百里凡有小國五十六所襄國牟水國桑外國
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漬活仇蘇木國伯
濟國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卑離國占
支國咨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國占
離卑國臣魯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古

蒲國致利鞞國由路國兒林國駟盧國內卑離國感奚
國萬盧國辟卑離國白斯烏旦國一離國不彌國支半
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
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卑離國爰池國乾馬國楚離
難國凡五十餘國不雲國不斯漬邪國爰池國乾馬國楚離
國後漢書則云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而不詳其名蓋
當時俱得之傳聞而諸國分并不常亦非中土士大夫
所能盡大者萬戶小者數千家萬餘戶小數千魏志東
夷傳曰大國萬餘家小各有渠帥魏志東夷傳曰各有
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各有渠帥魏志東夷傳曰各有
次爲邑借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俗少綱紀魏
邪跟支漬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俗少綱紀志
東夷傳曰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無跪拜之禮居處作
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
土室魏志東夷傳作居形如冢其戶向上魏志東夷傳
處作草屋土室

舉家共在其中無長幼男女之別不知乘牛馬畜者但

以送葬

魏志東夷傳曰牛馬盡於送死寰宇記一百七十二日有棺無槨

俗不重金銀

錦罽而貫瓔珠用以綴衣或飾髮垂耳

魏志東夷傳曰以瓔珠為財寶

或以綴衣為飾或以懸頸垂耳不以金銀

其男子科

頭露紛

魏志東夷傳曰魁頭猶科頭也謂挽髮縈繞成科結也

寰宇記一百七十

衣布袍履草躡

魏志東夷傳曰性勇

悍魏志東夷傳曰

國中有所調役及起築城隍

魏志東夷傳曰

其國中有所為及

年少勇健者皆鑿其背皮貫以大繩

以杖搖繩終日譟呼力作

魏志東夷傳曰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

以丈許木錘之通日譟呼作力寰宇記一

不以為痛善

用弓楯矛櫓雖有關爭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

以五月耕種畢羣聚歌舞以祭神魏志東夷傳曰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
羣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至十月農
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
事畢亦如之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謂爲天君又置
別邑名曰蘇塗立大木懸鈴鼓其蘇塗之義有似西域
浮屠也而所行善惡有異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頻
遣使入貢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頻至太熙元年詣東
夷校尉何龕上獻咸寧三年復來明年又請內附寰宇記一
百七十六曰晉武帝咸寧中馬韓主來朝案
咸寧建元在太康太熙之前本傳先後誤倒

辰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

以居之魏志東夷傳曰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辰韓在馬韓東立城柵言語有類秦
今慶尙道北部地所都卽慶州也
人由是或謂之爲秦韓魏志東夷傳曰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
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
也名樂浪人爲阿殘東方人名我爲阿謂樂浪人本其
殘餘人今有名初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又有弁辰亦
之爲秦韓者魏志東夷傳曰弁辰亦十二國又諸小別邑各
十二國有渠帥有已祗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
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
辰古涪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辰樂奴國軍彌國弁
軍彌國弁辰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
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中國弁辰韓合二十
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中國弁辰韓合二十
四國其十二國屬辰王案魏志所言實有二十六國與
二十四國之數不合其中馬延國兩見必是複經疑尙
有一國重出也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弁韓在辰韓

南今慶尙道南部東萊釜山等地三國志烏丸諸傳地理攷證曰二十四國中以弁辰冠首者十有二當爲弁韓所屬其餘皆屬辰韓朝鮮人著三國史記麟蹄高言朝鮮遺民初居山谷間分爲六部稱辰韓六部六部之名一曰閼川楊山二曰突山高墟三曰鰲山珍文四曰茂山大樹五曰金山加利六曰明活山高耶本傳所云始有六合四五萬戶魏志東夷傳曰大國四五千家國者卽此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萬戶各有渠帥皆屬於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魏志東夷傳曰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滅次有殺奚次有邑借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明其流移之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爲王人故爲馬韓所制也地宜五穀魏志東夷傳曰土地俗肥美宜種五穀及稻俗饒蠶桑善作縑布服牛乘馬其風俗可類馬韓寰宇記一百七十二日嫁娶以禮其俗男女有別案據此則辰韓風俗與馬韓男女無別者異矣可類當爲不類之誤惟下文

兵器亦與之同兵器亦與之同兵器亦與之同初生子便以石押其頭

使扁魏志東夷傳曰兒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福今辰韓人皆福頭周家祿校勘記曰押當作壓聲之誤

喜舞善彈瑟瑟形似筑魏志東夷傳曰俗喜歌舞飲酒有瑟瑟其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

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二年復來朝貢七年

又來

肅慎氏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

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

山海經大荒北經郭注曰今肅慎國去遼東三千餘里後漢書

所謂挹婁者是也郝懿行山海經箋疏曰今之後漢書非郭所見而此注引後漢書者吳志妃嬪傳云謝承撰後漢書其書說挹婁即古肅慎氏之國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括地志挹婁作挹樓御覽七百八十四引肅慎國

記云其地在夫餘國東北可六十日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作在夫餘國東北夏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作南去扶餘千五百里東及北各抵大海後漢書東夷列傳地理攷證曰挹婁古肅慎地肅慎周書王會篇作稷慎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慎之國竹書紀年虞舜十五年息慎氏來朝貢弓矢蓋三代以前東北徼外大國盡有今吉林省東諸地唐地理志附錄賈耽所記渤海王城臨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古肅慎城攷此城在甯古塔西南八十五里上馬蓮河畔遺址尙存惟漢之挹婁雖爲古肅慎國舊境而本部實在其西攷唐書渤海傳言高麗滅大氏保挹婁之東牟山與婁河其地在吉林東南敦化縣境奧婁爲挹婁之東牟山與婁河其地殆因此水又言以故挹婁地爲定理安邊二府此則奉天東南新設寬甸懷仁諸縣處滿洲地誌謂挹婁爲肅慎之一部極是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挹婁見後漢書及三國志魏志言在扶餘東北千里南與北沃沮接不咸山卽長白山惟旣在山北又與北沃沮接則當云扶餘東南非東北矣寇漫汗卽後寇莫汗北史作豆莫婁攷此部爲北扶餘舊壤在今烏蘇里江一帶至云肅慎一名挹婁非是接肅慎爲虞夏以來著名之國挹

婁稱號始見於後漢書言國無君長邑落各有大人是
挹婁者不過肅慎境中一部族並不足以名國第因生
齒繁衍分布各方而肅慎日就衰替不足以制取之其
人遂據地自擅互相雄長於是肅慎一國竟在若存若
亡之間挹婁本水名即唐書渤海傳奧婁河今爲敦化
縣境渤海立國以故挹婁地立定理安邊等府均在敦
化以西至奉天之東南肅慎王城在甯古塔南以挹婁
梗於中間致肅慎與中國之交通遂阻故當時史籍但
知有挹婁不知有肅慎因以爲挹婁古肅慎也而此更
謂肅慎一名挹婁則誤尤甚矣至晉時肅慎云未亡者
史雖不載實有確證存焉據鴨綠江北出土高麗好大
王碑言其踐阼之八年戊戌偏師出肅慎掠得某城地
人民云云戊戌爲東晉安帝隆安二年是晉之末造國
尙安然無恙迨後高麗益強肅慎挹婁始俱爲所併觀
隋煬帝征高麗分二十四軍其右翼有肅慎北極弱水
道知其時地入高麗已久但不悉亡於何年

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
夏則巢居冬則穴處

史記夏本紀正義括地志曰其人處山林閒土氣極寒常爲穴居以

深為貴至
接九梯

父子世為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為約有馬不

乘但以為財產而已無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續

毛以為布

御覽七百八十四肅慎國記曰其畜有馬猪

食其肉坐其皮續猪毛以為布

案木傳承用記文記云

其畜有馬猪牛羊而傳云無牛羊恐有誤

山海經大荒

北經郭注曰肅慎國穴居無衣衣猪

有樹名雒常若中

皮冬以膏塗體厚數分用卻風寒

山海經海外西經曰

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有樹名曰雄常先入

代帝於此取之郭注其俗無衣服中國有聖帝代無井

立者則此木生皮可衣淮南子地形訓又作雒棠無井

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案御覽七百八十四引肅慎

西當是四字之

誤又脫去五字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御覽七百

肅慎國記挾

得陳肉坐其上令暖土無鹽鐵御覽七百

肉作扶肉

八十四引

肅慎國記無燒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編髮以布

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御覽七百八十四引肅慎國記曰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

將嫁娶御覽七百八十四引肅慎國記作嫁娶之法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

則持歸然後致禮娉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御覽七百

八十四引肅慎國記賤老死者其日卽葬之於野交木

作小棹殺豬積其上以爲死者之糧御覽七百八十四引肅慎國記曰死

者卽日便葬于野伐木作小棹殺豬積其上富至數百

貧者數十以爲死者之糧以土覆之繩繫於棹頭出土

上以酒灌醑終繩腐而止無時御覽七百八十四引肅慎國記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尙

祭祀也御覽七百八十四引肅慎國記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

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御覽七百八十四引肅慎國記相盜竊作相盜賊物

故雖野處而不相犯御覽七百八十四引肅慎國記而不作並不有石砮皮

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

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山海經大荒北經郭注曰其人皆工射弓

長四尺勁彊箭以楛為之長尺五寸青石為鏃山海經箋疏曰郭說肅慎本魏志東夷傳但傳本作用楛長尺

八寸與郭異御覽七百八十四肅慎國記曰其檀弓三尺

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石砮皮骨甲石山在國東北取

之必先祈神石利入鐵史記孔子世家注肅慎國記曰

其弓四尺強勁弩射四百步今之韎韜國方有此矣又

夏本紀正義括地志曰多勇力善射弓長四尺如弩矢

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為鏃案弓矢長短尺寸說各不

同蓋皆得之傳聞也蘇軾順濟王廟新獲石砮記曰得

古箭鏃鏃鋒而劍脊其廉可劒而其質則石也異哉此

孔子所謂楛矢石砮肅慎氏之物也閭若璩尚書古文

疏證曰甯古塔與肅慎相近水中木變為石即石砮也

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逮於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

賀氏山海經海外西經箋疏曰竹書云周成王九年肅慎氏來朝書序云貽肅慎之命周書王會篇云稷慎大

塵孔晃注稷慎肅慎也又大戴禮五帝德篇史記

五帝紀並作息慎鄭康成云息慎或謂之肅慎爾後

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

文帝紀事在魏來貢楛矢石柝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

景元三年四月歸於相府文帝紀作天子命賜其王倭雞錦罽帛至

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案武帝紀咸寧五年十二月肅

康初元康為惠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柝元帝紀

帝年號大誤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柝

年八月肅慎獻楛矢石柝山海經大荒北經郭注曰晉

太興三年平州刺史崔慈遣別駕高會使來獻肅慎氏

之弓矢箭鏃有似銅骨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案石

案二年三年未致孰誤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

記云高句麗肅慎致其楛矢事在成帝咸和五四年方

六年勒死於八年此傳云通貢於石季龍誤也

達季龍問之荅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倭人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黃遵憲日本國志曰山海經稱南倭北倭屬於燕境史記封禪書云齊威宣王燕昭王皆嘗使人入海至三神山見所謂仙人不死之藥渤海東渡後遂不絕似卽今日本地然彼國尙未通往來也又曰全國四面瀕海統四大島而爲國所屬小島凡一千八百餘西北隔日本海遙與朝鮮相對北有樺太島隔尼哥勞斯海峽遙與魯西亞相接東北千島諸島或斷或續直與魯西亞之臺灣等處相對長凡五百餘里廣南爲琉球與中國之臺灣等處相對長凡五百餘里廣凡三十餘里或至六地多山林無良田食海物舊有百十餘里地形修長

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通好日本國志曰上古國造百三十餘國

其在九州者分十九國在四海者分爲十國漢書地理志倭人分爲百餘國三國志倭人舊邑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驛所通三十國二書所謂百餘國與國造本紀相符所謂三十國蓋指九州四海之地地在日本西南海濱距戶有七萬男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朝鮮最近

日本國志
後委奴

國王遣使奉貢朝賀於漢使人自稱大夫光武帝賜以

昔夏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

龍之害寰宇記一百七十四作黔面文身日本國志曰文身舊俗今猶有存胸背手足刺爲鳥獸鱗介

花草果木之形亦或繪人物故事涅之以藍光怪陸離

不可通其象蛟龍者作鱗之而車騰若生云入水可辟水怪困人僕御十人而九士夫以上罕爲之者又曰

後漢書稱丹朱粉身或古男子喜刺面傅粉搔頭施朱

春亦不盡掩亦傅粉如其面然塲身之說殆謂此歟否

則古之文身用丹朱不用藍也今倭人好沈沒取魚亦文身以厭水禽

計其道里當會稽東冶之東其男子衣以橫幅但結束

相連略無縫綴婦人衣如單被穿其中央以貫頭而皆

被髮徒跣寰宇記一百七十四作被髮屈綸日本國志

須比萬葉集間載之延喜式帛意須比入條長二丈五

尺廣二幅蓋以蒙全身也故如許長婦人出門蒙單衣

以蔽障全身謂之蒙衣卽詩綱其地溫暖俗種禾稻紵

衣儀禮加景隋唐幕離之類也

麻而蠶桑織績日本國志曰全國物產有米麥凡農家

又曰自古貴稻逾他穀蓋日本於稻最宜故有千五百

秋瑞穗國之名全國皆食稻飯用瓦釜以米和水煮之

無用蒸飯者又曰應神帝三十七年賜神光遣阿知

使臣都加使臣於吳案吳字求縫織工有兄媛弟媛吳

織穴織四人來始學織錦繡雄略帝時又有手末才伎

漢織吳織來於時秦公酒獻絹賜姓爲禹豆麻佐蓋中

古時既能土無牛馬寰宇記一百七十四日無牛馬虎

習織工矣寰宇記一百七十四日無牛馬虎

又有獸如牛名山鼠有刀楯弓箭以鐵爲鏃寰宇記一百七十四

又有大蛇吞此獸有刀楯弓箭以鐵爲鏃寰宇記一百七十四

日有矛楯木弓竹矢以前特重劍叢雲劍爲傳國三器之一

名於天下以前特重劍叢雲劍爲傳國三器之一

名於天下以前特重劍叢雲劍爲傳國三器之一

名於天下以前特重劍叢雲劍爲傳國三器之一

名於天下以前特重劍叢雲劍爲傳國三器之一

名於天下以前特重劍叢雲劍爲傳國三器之一

名於天下以前特重劍叢雲劍爲傳國三器之一

名於天下以前特重劍叢雲劍爲傳國三器之一

垂仁帝時磯城磯何始造石棺帝賜之官後多用石棺
平民全用火葬故有棺無槨其制甚薄無大小斂不齊
不衰不哭不踊已葬舉家入水澡浴自絜以除不祥其舉大事

輒灼骨以占吉凶不知正歲四節但計秋收之時以爲

年紀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國多婦女寰宇記一百七十四曰國多女

大人皆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不淫不妬無爭訟犯輕罪者沒其妻孥

重者族滅日本國志曰日本古無刑法上古有罪去爪

祓除人民所犯罪害穰穡汚齋殿謂之天罪姦淫蠱毒

謂之國罪皆從其輕重徵贖物使請神祇而解除之至

應神時始有採湯聽訟之法案國志所言采其家舊以

自彼國舊史似較可信本傳恐出自傳聞也

男子爲主漢末倭人亂攻伐不定乃立女子爲王名曰

卑彌呼後漢書東夷列傳曰桓靈閒國大亂歷年無主

有女子名卑彌呼事鬼神道以妖惑眾於是共

立爲王褒字記一百七十四日有一女子名卑彌呼共
立爲王侍婢千人少見者惟男女一人給王飲食傳辭
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爲法甚嚴正始中
卑彌呼死立其宗女一粵爲王後漢書東夷列傳地理
考證曰卑彌呼卽神功皇后氣長足姬其夫仲哀天皇
薨后遂攝政時漢獻帝建安六年凡六十九年卒其子
應神始得嗣位傳中國大亂歷年無主及以妖惑眾等
語皆傳聞之誤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神功皇后嗣
位凡六十九年起於建安六年至晉武初尙存活也日
本國志曰漢初平三年爲仲哀帝元年詔曰神功皇后
軒親征熊襲卒于軍在位九年皇后氣長足姬攝位
是爲神功皇后在位六十九年至晉魏駿奴五子應神
嗣位神功皇后宣帝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帶方朝
見神功皇后日本國志曰神功皇后四十七年遣大夫難升米詣
魏明帝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
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
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
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

爲親魏倭王假金銀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
撫綏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
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
印青綬引見勞使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縵
栗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直又
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
金八兩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
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
家哀汝故鄭重其後貢聘不絕又命太守弓遵遣建中
賜汝好物也
校尉梯雋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齋詔賜
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謝詔書恩倭王
旋復遣使大夫伊聲耜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
絳青縑綿衣帛布丹木狝短刀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
中郎將印綬詔賜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帶方太守王
順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
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乃遣塞曹掾史
張政等因齋黃幢詔書拜假難升米爲檄告諭之其後
遣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
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

匹及文帝作相又數至泰始初遣使重譯入貢日本國志曰仁

德帝五十八年魏書曰仁德帝五年大卿鉢鞞遣使朝貢於

晉案本傳失載晉書校文四曰安帝義熙九年亦曾入

貢魏書曰仁德帝五年大卿鉢鞞遣使朝貢於

裨離等十國

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領戶二萬養雲國

去裨離馬行又五十日領戶二萬寇莫汗國去養雲國

又百日行領戶五萬餘一羣國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計

去肅慎五萬餘里御覽七百八十七標目作卑離晉書

汗即北魏書之豆莫婁外其他均無可攷但大約總在

黑龍江及俄屬阿模爾等省地所云馬行百日二百日

及去肅慎五萬餘里殊不足信蓋由東三省至北冰海

不過萬餘里馬行亦不過百日安得如傳所云耶羅振

王高麗好大王碑跋曰碑有王以碑麗不息口語晉書東夷傳有裨離等十國疑卽碑麗案碑文又有碑利城疑亦碑麗其風俗土壤竝未詳泰始三年各遣小部獻之異文

其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盧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蒲都國帥因末繩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鈐加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

何龕歸化

武帝紀事在太熙元年二月御覽七百八十七晉起居注曰太熙元年正月牟奴等國大

小口十七萬九千餘人各遣正副使詣護東夷校尉何龕上獻方物又標目模盧作摸盧蒲都作滿都繩余作縑余案高麗好太王碑有牟婁城疑卽牟奴婁奴一音之轉又有若模盧城疑卽模盧國

西戎

吐谷渾

焉耆國

龜茲國

大宛國

吐谷渾

吐延

葉延

辟奚

視連

視罷

樹洛干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

宋書鮮卑吐谷渾傳慕容廆作若洛廆水經河水注

二曰吐谷渾者始是東燕慕容之枝庶因氏其字以爲首類之種號也故謂之野虜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

吐谷渾所部卽今青海等地

其父涉歸

晉書校文四曰宋書作奕分落韓據魏書本有二名也

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

宋書吐谷渾傳作及涉歸卒分七百戶北史同

廆嗣位而二部馬關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

遠離而令馬關吐谷渾曰馬爲畜耳關其常性何怒於

人

宋書吐谷渾傳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關關起於馬而怒及人耶乖別甚異

晉書校文四曰異當從宋書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

是遂行

御覽五百七十引前燕錄作於是遂西移八千里

廆悔之遣其長史史

那樓馮

宋書吐谷渾傳御覽五百七十引前燕錄均作乙那樓

及父時耆舊追還

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竝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所啟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矣樓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

宋書

吐谷渾傳數百步作三百步御覽五百七十引前燕錄作輒悲鳴西奔衝突山谷如是者十餘輩

樓馮

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爲阿干廐追思

之作阿干之歌

御覽五百七十前燕錄曰廐以孔懷之思作吐谷渾阿子好鷦干歌及雋垂僭

號以爲輦後大曲水經河水注二釋氏西域記曰牢蘭海東伏流龍沙堆在屯皇東南四百里阿步干水經注刊誤曰全氏云阿步干鮮卑語也慕容廆作阿干之歌蓋胡俗稱其兄曰阿步干阿干者阿步干之省也今蘭州阿干峪阿干河阿干城阿干堡金人置阿干縣皆以阿干之歌得名阿干水至今利民曰博惠渠又有沃干

嶺亦阿干
之轉音

歲暮窮思常歌之吐谷渾謂其部落曰我兄

弟俱當享國廐及會玄纔百餘年耳我玄孫已後庶其

昌乎於是乃西附陰山

水經河水注二引十三州志曰廣大阪在枹罕西北罕开在焉

昔慕容吐谷渾自燕歷陰山

西馳而創居于此史記秦

始皇本紀正義徐廣曰陰山

在五原北水經注圖說殘

稿曰今自烏喇特旗西北

噶札爾諸山迤東歷茂明安

旗四子部落旗南接歸化城諸山皆古陰山侯應所謂

陰山東西千

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而西

寰宇記一百八

餘里是也

而西止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

于枹罕

數千里宋書吐谷渾傳曰自枹罕以東千餘里暨甘松

數千里

西至河南南界昂城龍涸自洮水西南極白蘭

先零居榆中地在今西寧循化廳境見水經注白蘭在

青海南今柴達木地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五曰白蘭山

在吐谷渾西南杜佑曰白蘭羌之別種東北接吐谷渾

西北至叱利模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水經河水注二曰自

徒南界邠鄂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注二曰自

洮強南北三百里中地廬帳為屋以肉酪為糧宋書吐

草編是龍鬚而無樵柴廬帳為屋以肉酪為糧宋書吐

酪作其官置長史司馬將軍寰宇記一百八十八日官

將軍頗識文字其男子通服長裙帽或戴纂羅寰宇記

之號十八作以婦人以金花為首飾辨髮縈後綴以珠貝其

纂羅為冠婦人以金花為首飾辨髮縈後綴以珠貝其

婚姻富家厚出娉財竊女而去父卒妻其羣母兄亡妻

其諸嫂喪服制葬訖而除國無常稅調用不給輒斂富

室商人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則徵物

以贖地宜大麥而多蔓菁頗有菽粟出蜀馬犛牛西北

卒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

吐延

御覽四百八十二前燕錄曰吐延年少有大志

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

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倨儻不羣嘗慷慨謂其下曰大

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竝驅中原

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竄窮山隔在殊俗

御覽四百

八十二引前燕錄隔在作隔開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

與麋鹿同羣死作羶裘之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

平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

御覽四百八十二前燕錄作負其智勇猜忍

不恤為羌酋姜聰所刺

御覽四百八十二前燕錄作帛城羌酋姜聰劍猶在

其身謂其將紇拔泥曰

宋書吐谷渾傳作絕拔泥北史作絕拔泥

豎子刺吾

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

故也吾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終而卒在位十

三年

宋書吐谷渾傳

有子十二人長子葉延嗣

御覽四百八十

二引前燕錄作長子業

葉延年十歲其父爲羌酋姜聰所害每旦縛草爲姜聰

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中則瞋目大呼其母謂

曰姜聰諸將已屠鱸之矣

宋書吐谷渾傳鱸作膾

汝何爲如此葉

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讐

御覽四百八十二引前燕錄先讐作先公

以申罔極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

宋書吐谷渾傳作三日北

史同

葉延亦不食長而沈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厯司

馬薄洛鄰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誰
母所生延曰自義皇以來符命立象昭言著見而卿等
面牆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又曰禮
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祖始自昌黎光宅於
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卒年
三十三晉書校文四曰宋書作四十三按葉延年十歲
嗣位在位二十三年正合三十三之數宋書四
字顯有子四人長子辟奚嗣案苻堅載記作辟奚宋書
魏書北史均同是辟爲碎
誤之

辟奚性仁厚慈惠初聞苻堅之盛遣使獻馬五十匹金
銀五百斤堅大悅拜爲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專恣

長史鍾惡地恐爲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
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況今三孽竝驕必爲社稷
之患吾與公忝當元輔若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先君有
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白辟奚惡地曰吾王
無斷不可以告於是因羣下入覲遂執三弟而誅之辟
奚自投於牀惡地等奔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告臣云
三弟將爲逆亂汝速除之臣謹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
友愛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
之於地下國事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
遂以憂卒在位二十五年時年四十二有子六人視連

嗣

視連旣立通聘於乞伏乾歸拜爲白蘭王視連幼廉慎
有志性以父憂卒不知政事不飲酒遊田七年矣鍾惡
地進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齊眾養以五味娛以
聲色此四者聖帝明王之所先也而公皆略之昔昭公
儉嗇而喪偃王仁義而亡然則仁義所以存身亦所以
亡已經國者德禮也濟世者刑法也二者或差則綱維
失緒明公奕葉重光恩結西夏雖仁孝發於天然猶宜
憲章周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視連
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憤升遐孤雖纂業尸存而已

聲色遊娛豈所安也綱維刑禮付之將來臨終謂其子
視羆曰我高祖吐谷渾公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爲中
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
孫輩耳在位十五年而卒宋書吐谷渾傳有二子長曰
視羆少曰烏紇堤魏書外國傳作視熊爲視連之弟宋書吐谷渾傳亦作視羆烏紇堤作烏
紇提廣韻二
仙亦作熊

視羆性英果有雄略嘗從容謂博士金城竇苞曰廣韻
作羆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
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鄰敵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
今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爲何如苞曰大王之

言高世之略秦隴英豪所願聞也於是虛襟撫納眾赴
如歸乞伏乾歸遣使拜爲使持節都督龍涸已西諸軍
事沙州牧白蘭王視罷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綱姦
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
糾合義兵以懲不順柰何私相假署擬僭羣凶寡人承
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埽氛秦隴清彼沙涼
然後飲馬涇渭戮問鼎之豎以一丸泥封東關閉燕趙
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節終不能如季孟子
陽妄自尊大爲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策名王府
建當年之功流芳來葉邪乾歸大怒然憚其彊初猶結

好後竟遣眾擊之視罷大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年

三十三卒

宋書吐谷渾傳作視罷在位十一年年四十二

子樹洛干年少傳位

於烏紇堤烏紇堤一名大孩性懦弱耽酒淫色不恤國

事乞伏乾歸之入長安也烏紇堤屢抄其境乾歸怒率

騎討之烏紇堤大敗亡失萬餘口保於南涼遂卒於胡

國

通鑑晉紀作胡園

在位八年時年三十五視罷之子樹洛干

立

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姿色烏紇堤妻之

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

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

莫何川卽宋書夷貊傳之慕賀川通鑑晉紀注曰莫何川

在西傾山東北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莫何川在青海東南今稱謨和爾布拉克赤水在其東卽烏蘭布拉克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暉王化行所

部眾庶樂業號爲戊寅可汗沙濶雜種莫不歸附通鑑晉紀

注引段國曰滕龍堤妙饒河郡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黃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望之若人委糲糠於地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周回數百里挑水出強臺山東北逕吐谷暉中自挑強南北三百里中地草皆是龍鬚而無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樵柴謂之強川

世思與羣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弦數萬孤將振

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爲何如

眾咸曰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乞伏乾歸甚忌之

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遂降乾歸周家祿校勘記

日按乾歸載記赤水敗降
作吐谷暉支統阿若干 乾歸拜為平狄將軍赤水都

護又以其弟吐護真為捕虜將軍層城都尉 水經河水

又東北流逕洮陽會城北注沙州記曰強城東北三
百里有會城城臨洮水者也案此傳層城即會城也其

後屢為乞伏熾盤所破 周家祿校勘記曰熾盤 又保白

蘭慚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時年二十四熾盤聞其死

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

嗣其後世嗣不絕 宋書吐谷暉傳曰吐谷暉葉延始以

拓土至龍個平康少帝景平中詔封遼河公太祖元嘉

三年又詔加除命未至而阿豺死弟慕瑱立七年詔封

隴西公遣軍擊乞伏茂蔓據有其地是歲赫連定為索

虜所攻擁秦戶口十餘萬西次罕开欲向涼州瑱距擊

大破之生擒定燾遣使求慕瑱以定與之九年進爵隴

西王弟慕延平東將軍兄樹格于子拾寅平北將軍慕

瑣死弟慕延立封隴西王十六年改封河南王十九年拓跋燾擊慕延大破之西奔白蘭因攻破于闐國慕延死拾寅自立封河南王東破索虜太宗泰始三年進號征西大將軍五年以弟拾虔為平西將軍金城公案如宋書所言阿豺弟慕瑱及慕延以次繼立當均在樹格干之後慕延死拾寅始立而拾虔又為拾寅之弟此傳於樹格干卒後即云世子拾虔嗣失載阿豺慕瑱慕延三人而又以拾寅作拾虔甚誤阿豺乞伏載記作阿柴亦樹格干之弟魏書外國傳以慕瑱為阿豺兄子慕利延瑒慕為慕瑱叔與宋書異又寰宇記一百五十五云晉永平拜阿柴為安西將軍僬城公晉永平疑為宋景平之誤惟本書四夷傳云謂之為阿柴虜或後來阿柴時之名稱史臣追敘之非出于吐谷渾初起時也

焉耆國

焉耆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犁北與烏孫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

漢書西域傳曰南至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徐松撰

書西域傳補注曰班超傳超自龜茲討焉耆兵到尉犁界焉耆王廣與其大人迎超於尉犁龜茲東北行先至尉犁後至焉耆是尉犁在南又曰烏孫之東境止此水經河水注二曰城居四水里水經注圖說殘棄曰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四面有大山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此注言城居四水之中今喀喇沙爾城東海都河環繞之中天山四面環繞焉耆員渠城蓋在此矣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焉耆為今喀喇沙爾城地尉犁在博斯騰泊西南下開都河東岸烏孫在伊犁南特克斯河濱按晉書凡言西去某地其意謂在某地之西而語似倒置

不過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好

貨利任姦詭王有侍衛數十人皆倨慢無尊卑之禮武

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獐胡之女

通典一百

九十二
獐作獐

姪身十二月剖脅生子曰會立之為世子會少

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爲龜茲王白山所辱不忘

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

遣子熙歸本國爲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胡葱嶺以

東莫不率服然恃勇輕率嘗出宿於外爲龜茲國人羅

雲所殺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

寰宇記一百八十一作楊暄率

眾疆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

國熙距戰於賁崙城爲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

里熙又率眾先要之於遮留谷

水經河水二曰敦薨之水又西出沙山鐵關谷

水經注圖說殘稿曰植進屯鐵門即水經注鐵關谷矣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鐵門即水經注鐵關谷今喀喇沙爾西南百餘里有兩山對峙成峽凡三十里河經其中其北口有大石嶺即鐵門其南口即遮留谷也植

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
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
犁熙率羣下四萬人肉袒降於宣呂光討西域復降於
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

龜茲國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

漢書西域傳曰龜茲城王治延城通

典一百九十一曰延城今名伊邏盧城漢書補注曰唐書一日邱茲一日屈茲唐西域記作屈支皆語音變轉

也又曰錢大昭云後漢班超傳注龜茲國居居延城按蓋在今渭于河北岸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卽今庫

車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

牧爲業

寰宇記一百八十一曰土多稻粟菽麥

男女皆翦髮垂頂

寰宇記一百八

十一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
作垂頭入侍惠懷末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於張重華苻堅時
堅遣其將呂光率眾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呂
載記及魏書呂光傳均作帛純高僧傳羅什傳亦作白純
光進軍討平之

大宛國

大宛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漢書西域傳曰大
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丁謙漢書西域傳地理攷
證曰大宛北魏號破洛那唐號東曹唐書言東曹或曰
率都沙那蘇對沙那卻布咀那蘇都識匿凡四名居彼
悉山之陰漢貳師城也今攷其地在伊犁西南喀什噶
爾西北故浩罕國南境近爲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漢
俄人所併改設費爾干省西域傳補注曰三國境相接故張騫自匈奴亡嚮月氏
西走乃至大宛言造意至月氏不知向西南而直西行

誤至大宛大宛乃送之康大小七十餘城

居康居傳至大月氏也大小七十餘城

邑大宛可數十萬土宜稻麥有蒲陶酒

城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漢書西域

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漢書西域

傳補注曰御覽載魏文帝詔羣臣曰中國珍果甚多且

復為說蒲萄當其朱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

而食甘而不餽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

餽又釀以爲酒於麴藥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多善馬

以流涎咽唾況親食之即他方之果寔有正者

馬汗血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曰宛馬血從前膊小孔中

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

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按後漢書云明帝時宛又獻汗

血馬又宋膺異物志云大宛馬有肉角數寸又有解人

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者漢書西域傳補注曰通考

引隋西域圖記云其馬騶馬烏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

黑耳唯耳色別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又曰藝文類聚

引神異經云西南大宛宛邱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膝

尾委於地蹄如升腕可屈日行千里至日中汗血武紀

應劭注大宛舊有天馬種踞石汗血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案今伊犁馬之強健者前膊及脊往往有小瘡出血名曰傷氣必在前肩膊者以

用力多也前賢未日驗故不知其審漢書西域傳補注曰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鑲爲

娉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絕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

人馬乘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斂具善市賈爭分銖之利

得中國金銀輒爲器物不用爲幣也太康六年武帝遣

使楊顯拜其王藍庾爲大宛王通典一百九十二隋西域圖記曰王姓蘇色匿

字底失槃隋積代承襲不絕案藍庾當亦蘇色匿氏元作之立遣

使貢汗血馬

康居國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

居蘇薤城

漢書西域傳曰康居有小王五十一曰蘇薤王治蘇薤城漢書西域傳曰康居有小王五十一曰蘇薤王

或曰佉沙曰竭霜那居獨莫水南康居小蘇薤城故

地有鐵門山左右峻峭石色如鐵案此在康居極南境

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康居見漢書此在錫爾河及鹹

海北境粟弋西史作西地晉時居俄南近黑海諸地伊

列即伊犁轉音蓋漢晉時伊犁河南為烏孫國河北則

伊列國近時攷據家多謂烏孫大宛在伊犁殊誤漢書甘延

壽傳言鄧支單于侵陵烏孫境內漢時康居國都為卑閼城築

於都賴水上靚靚延在今塔拉斯河濱至此南遷蘇薤

城蘇薤漢書作蘇薤為康居五小王之一即今塔什干

城塔什干為唐石國新唐書言石國或曰柘枝曰柘折

曰猪時故康居既遷此城遂改國號曰者舌諸語觀

者舌者柘枝拓折猪時之轉音也惟塔什干東距大宛

不過數百里傳云可二千里蓋仍指舊都卑閼城言非

指新都蘇薤城也又攷當時康居東北之地已為匈奴

所據立國號曰悅般四裔年表稱為白匈奴康居本游

牧行國逐水草無定居今其王南徙風俗及人貌衣服
蘇苑殆畏匈奴之強而避其鋒耶
略同大宛地和暖饒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馬泰始中
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獻善馬

大秦國

大秦國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
里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大秦國一號犁鞞在安息條
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
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
俗謂之西海鰲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
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
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卻從安谷
城陸道直北行之一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
之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
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
王曰且蘭王曰賢督王曰汜復王曰于羅王其餘小王

國甚多不能一一詳之通典一百九十三外國圖曰從
隅巨北有國名大秦其種長大身長五六尺杜環經行
記曰拂菻國有苦國西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西枕西
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李光廷漢西域圖攷曰今
國亞速海灣卽黑海疑卽古之澤散漢書西域傳地理
攷證曰犁鞻之名前書僅附見於烏弋山離傳至桓帝
延熹九年其王安敦羅馬史書羅馬並無大秦犁鞻之稱
國俗而爲之傳攷西人史書羅馬並無大秦犁鞻之稱
以歐洲一統獨有羅馬故中國人取大秦卽西史之
邦所自號也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大秦卽西史之
羅馬其本部爲今意大利國當其盛時兼有歐南亞西
非北三洲諸地迨漢之末國大紛亂內則軍士操立帝
之權外則蠻族有侵陵之患自晉武太康五年地格利
典爲帝始漸平定但未幾分國爲四軍隊之跋扈雖除
而羅馬之不復統一實基於此傳不遇襲漢書舊文
當時情形固無從詳悉也西海指地中海以國近地中
海西界故曰有城邑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其城周迴
在西海之西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其城周迴
百餘里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
爲城郭通典一百九十三杜環經行記曰王城

方八十里案此說與本傳異寰宇記一百八十四日城東面有一大門高二丈飾以黃金大門三重第二門之樓臺懸一大秤以金圓十二枚屬以衡端以候日之輒落鏗然有聲金人其大如人立于側每至一時金卽圓引唱以記日時毫釐無失聲屋宇皆以珊瑚爲椀柄琉璃爲牆壁御覽八百八魏略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有五色頗黎紅色最貴通典一百九十一水精爲柱礎魏三杜環經行記曰琉璃妙者天下莫比水精爲柱礎志東夷傳注引魏略作以水晶爲柱宮柱御覽一百八十八引南州異物志作以水精爲柱又引大秦記作以水精爲瓦寰宇記一百八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王有五宮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平旦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言者若國有災異輒更立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爲決理

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

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其國無常主國中

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為王

有官曹簿領

魏志東夷傳注引魏略簿

而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

領作而文字習胡

魏志東夷傳注引魏略其俗能胡書

亦有白蓋小車

旌旗之屬

魏志東夷傳注引魏略作旌旗擊鼓白蓋小車

及郵驛制置一如中

州

後漢書西域傳曰從安息陸路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十亭一亭三十里一置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

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

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為害行

道不羣則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

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其

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木中國一別也

廣韻七歌駝下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御覽

九百一外國紀錄曰大秦國人長其土多出金玉寶物

及一丈五尺猿臂長脅好騎駝其土多出金玉寶物

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大秦國山出九色玉石又八百八魏略曰

十一魏略曰大秦國山出九色玉石又八百八魏略曰

大秦國多馬瑙又明珠御覽八百二魏略曰大秦國出日大秦國多車渠明珠夜光珠真白珠寰宇記一百八十四作大具有夜光壁駭雞犀抱朴子曰通天犀有一羣雞中雞欲啄米輒驚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去故南人名為駭雞犀錦縷罽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繭絲作織成罽毼屬皆好其色又曰黃白黑綠紫紅絳紺金黃縹留黃十種罽毼五色種罽毼五色發陸布金塗布緋特布溫色布五色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斗帳則布度伐布御覽六百九十六魏略曰大秦國有大秦國人皆著袴褶絡帶又入百十六絡帶又入百十六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繡以金銀為雜色綾其色利得中國絲素解以為胡綾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鹹

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齋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魏志東夷

傳注引魏略作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

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

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

使貢獻

南蠻 林邑扶南 周家祿校勘記曰 林邑扶南下皆宜照篇目補國字

林邑國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水經溫水注林邑記曰阿賁浦西即林邑都也治典沖去海岸

四十里處荒涼之微表國越裳之疆南秦漢象郡之象

林縣也東濱滄海西際徐狼南接扶南北連九德晉書

四夷傳地理攷證曰林邑即越南所都富春則馬援鑄

地古為越裳漢置日南郡象林縣晉改林邑

柱之處也

梁書夷貊傳曰林邑南界水步道百餘里有西屠夷亦稱王馬援所植二銅柱表漢家威

德也水經溫水注三十六林邑記曰建武十九年馬援

樹兩銅柱于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土人

以之流寓號曰馬留世稱漢子孫寰宇記一百七十六

曰馬援開境置此縣縱橫六百里又林邑記云銅柱山

周十里形如倚蓋西跨重崖東臨大海屈璆道地理記又

云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存疑辯丁謙梁書夷貊傳地

理攻證曰林邑記馬援樹銅柱二於西屠國界上西屠

北距林邑二百餘里在今南圻平定省境知所樹銅柱

在廣義去南海三千里水經溫水注交州外域記曰從

省南界去南海三千里日南郡南去到林邑國四百餘

里準逕相符然則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

城故西捲縣也

自立爲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

子逸立水經溫水注林邑記曰後去象林林邑之號建

國起自漢末初平之亂人懷異心象林功曹姓

區有子名逵攻其縣殺令自號爲王值世亂離林邑遂

立後乃襲代傳位子孫三國鼎爭未有所附吳有交土

與之鄰接進侵壽洽以爲疆界自區達以後國無文史
失其纂代世數難詳宗胤滅絕無復種裔外孫范熊代
立人情樂推後熊死子逸立案水經注引林邑記作區
達與太傳作區連異輔初學記其俗皆開北戶以向
地理志之麋洽屬新昌郡初學記其俗皆開北戶以向
八引南征饋帷八郡志作糞洽水經溫水注林邑記曰區粟
日至於居止或東西無定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
此影以南在日之南故以名郡望北辰星落在天際日
在北故開北戶以向日此其大較也范泰古今善言日
在南張重入洛正旦大會明帝問日南郡北向視日邪
重曰今郡有雲中金城者不必皆有其實日亦俱出于
東耳至于風氣暄暖日影仰當官民居止隨情面向東
西南北迴背無定人性凶悍果于戰鬪便山習水不開
平地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况綵途于海表願
九嶺而彌邈非復行路之逕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寰
宇記一百七十一曰北景縣在安南府三千北景者
以日在表北景在表南晉將灌遂攻林邑王范佛破其
國遂于其國五月五日立表日在表北影在表南九寸
一分故自北景以南皆北戶以向日也北字或單爲之

御覽九百六十三林邑人性凶悍果於戰鬪便山習水
記曰由梧堪爲屋梁柱

不閑平地四時暄暖無霜無雪人皆裸露徒跣以黑色

爲美水經溫水注林邑記曰漢置九那儋耳與焉民好徒跣耳廣垂以爲飾雖男女褻露不以爲羞暑褻

薄日自使人黑積習成常以黑爲美離騷所謂玄國貴矣寰宇記一百七十六日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

女賤男同姓爲婚婦先娉壻女嫁之時著迦盤衣橫幅

合縫如井欄寰宇記一百七十六日男女皆橫幅首戴古貝繞腰以下謂之干縵亦曰都縵

寶花居喪剪髮謂之孝燔尸中野謂之葬寰宇記一百七十六日王

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尸鼓舞

于道從舉至水次焚之收餘骨王則納金罌中沈之于

海有官者以銅沈之于海庶人以瓦送之其王服天冠

于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被纓絡寰宇記一百七十六日其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如瓔珞出則垂象吹螺擊鼓罩古貝織又以

為幡旗則王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自孫權以

者之飾也

來不朝中國案寰宇記一百七十六至武帝太康中始

來貢獻書鈔一百三十六晉武帝起居注曰林邑王獻

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臨鑿作邑王花然鰐鰕所

獻銀鉢一口水精鉢一口御覽七百三交州雜事記曰

太康四年臨邑王范熊獻紫水精唾壺一口青白水精

唾壺各二口又七百五十八交州雜事曰太康四年刺

史陶璜表送林邑王范熊所獻縹紺水精槃各一枚又

七百六十交州雜記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

王范熊所獻青白石盤一口白水精盤二口案武帝紀

泰始四年扶南林邑各遣使來獻是不始於太康也惟

太康四五年又來獻耳南齊書夷貊傳亦作太康五年

本傳上文范熊死子逸立敘在太康以前而下文云咸

康二年范逸死之在位未必如是之久蓋武帝時林

邑王正為范熊交州雜事不誤也本傳則敘次失檢耳

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六咸康起居注曰詔臨鑿

林邑王使主范柳所貢物多絳綾是其所珍可籌量增
賜御覽八百九十引萬歲歷曰成帝咸康六年林邑王
獻象一知跪拜案成帝紀咸康間無林邑來貢事蓋史
有闕略范柳或是范椎之誤梁書南史均作咸康三年
水經溫水注引林邑記
則云逸死于咸康六年

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

化成鐵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呪之曰鯉魚變

化治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卽瓦解文

知其神乃懷之周家祿校勘記曰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宜接奴文篡位爲一篇月爲

篇者宜照吐谷渾目錄下補子曰體例方一梁書夷貊

傳寰宇記一百七十六均作范椎南史夷貊傳作范幼

案南史作幼與梁書作稚同義是椎乃稚之誤水經溫

水注江東舊事曰范文本揚州人少被掠爲奴賣墮交

州林邑記曰有范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文爲

奴時山澗牧羊于澗中得兩鯉魚南史及諸書均作鯉魚

藏挾歸規欲私食郎知檢求肅其主檢三文大慚
懼起託云將礪石還非為魚也郎至魚所書引三文大慚
鞋往見是兩石信之而去文始異之石有錢文入山中
就石治鐵鍛作兩刀舉刃向郭因呪曰鯉魚變化治石
成刀斫石郭破者是神靈文當得此為國君王斫不
入者是刀無神靈進斫石郭如龍淵干將之斬蘆葉由
是入情漸附今斫石尚在魚刀猶存傳國子孫如斬蛇
之劍也類聚三十五林邑記曰范文夷帥奴也以刀斫
石障軒廬後遂為國王御覽九百三十五林邑國記曰
范文得鯉魚變為鐵斫石如斬蘆世傳魚刀寰宇記一
百七十六日支向北呪曰若斫石破文隨商賈往來見
當王此國因斫石如斷芻藁文心異之
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
信之使為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
遂自立為王以逸妻妾悉置之高樓從己者納之不從
者絕其食水經溫水注江東舊事曰文年十五六遇罪
當得杖畏怖因逃隨林邑賈人渡海遠去殺

入于王大被幸愛經十餘年王死文害王二子詐殺侯
將自立爲王林邑記曰椎嘗使文遠行商賈北到上國
多所聞見以晉愍帝建興中南至林邑教王范逸制造
城池繕治戎甲經始廓略王愛信之使爲將帥能得眾
心文讒王諸子或徙或奔王乃獨立成帝咸和六年死
無胤嗣文迎王子于外國海行取水置毒椰子中飲而
殺之遂脅國人自立爲王取前王妻妾置高樓有從已
者取而納之不從己者絕其飲食而死又曰壽洽水東
逕區粟故城南注云攷古志並無區粟之名林邑記曰
其城治二水之間三方際山南北瞰水東西瀾浦流湊
城下城西折十角周圖六里一百七十步東西度六百
五十步甌城二丈上起甌牆一丈開方隙孔甌上倚板
板上五重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架樓樓高者七八丈下
者五六丈城開十三門凡宮殿南向屋宇二千一百餘
間市居周繞阻峭地險故林邑兵器戰具悉在區粟又
注曰林邑西去廣州二千五百里城西南角高山長嶺
連接天鄣嶺北接澗大源淮水出鄒鄒遠界三重長洲
隱山遶西衛北迴東注云其城西南際山東北瞰水重
壑流浦周繞城下東南壑外因傍薄城東西橫長南北
縱狹北邊西端迴折出入城周圍八里一百步甌城二

丈上起飄牆一丈開方隙孔飄上倚板板上層閣閣上
架屋屋上構樓高者六七丈下者四五丈飛觀鵝尾迎
風拂雲綵山瞰水蹇翥鬼岑但制造壯拙北門濱淮路
斷不通城內小城周圍三百二十步合堂瓦殿南壁不
開兩頭長屋脊出南北南擬背日西區城內石山順淮
面陽開東向殿飛檐鵝尾青瑣丹墀榱題桷椽多諸古
法閣殿上柱高城丈餘五牛屎爲墜牆壁青光迴度曲
掖綺屬紫窗椒房嬪媵無別宮觀路寢永巷共在殿上
臨踞東軒徑與下語子弟臣侍皆不得上屋有五十餘
區連甍接棟檐宇相承神祠鬼塔小大八廟層臺重樹
狀似佛刹郭無市里邑寡人居海岸蕭條非生民所處
而首渠以永安養國十世豈久存哉御覽八百十三林
邑記曰林邑王范文於是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
鑄銅爲牛銅屋行宮

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有眾四五萬人水經溫水注江

東舊事曰文威加諸夷或夷椎蠻語口食鼻飲或雕面
鑊身狼脰裸種漢魏流赭咸爲其用林邑記曰渡比景
至朱吾朱吾縣浦今之封界注云朱吾以南有文狼人
野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食生魚肉採香爲業與人交市

若上皇之民矣縣南有文狼究下流逕通晉書地道記
日朱吾縣屬日南郡去郡二百里此縣民漢時不堪二
千石長吏調求引屈都乾爲國林邑記日屈都夷也溫
水注又日船官川源徐狼注云外夷皆裸身男以竹筒
掩體女以樹葉蔽形外名狼臚所謂裸國者也雖習俗
裸袒猶恥無蔽惟依暝夜與人交市閭中臭金便知好
惡明朝曉看遣使通表入貢於帝其書皆胡字至永和
皆如其言

三年文率其眾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水經溫水注江東舊事日

文建元二年攻日南九德九眞殺五六千人餘奔九眞
百姓奔迸千里無煙乃還林邑

以覽尸祭天鏟平西卷縣城遂據日南告交州刺史朱

蕃求以日南北鄙橫山爲界梁書夷貊傳作朱藩南史同水經溫水注日無勞究

水通壽冷浦自此還渡壽冷至溫公浦注云升平三年
溫放之征范佛于灣分界陰陽圻案陰陽圻當卽橫山

分界初徼外諸國嘗齎寶物自海路來貿貨而交州刺
處

史曰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壯時書

夷貊傳作姜使韓戢領日南太守戢估較太半又伐船

莊南史同調枹聲云征伐由是諸國恚憤且林邑少田貪日南之

地戢死絕繼以謝擢梁書夷貊傳作侵刻如初及覽至

郡又耽荒於酒政教愈亂故被破滅旣而文還林邑是

歲朱蕃使督護劉雄戍於日南文復攻陷之四年文又

襲九真害士卒十八九明年征西督護滕駿率交廣之

兵伐文於盧容爲文所敗退次九真其年文死晉書校

梁書林邑傳桓溫遣灌遂帥兵討之佛嬰城固守遂令

峻盛兵於前遂率勁卒七百自後踰入佛眾驚走追至

林邑佛乃請降躡駿與此傳所載互異以水經溫水

治兵文被創死子佛立駿與刺史楊平復進兵破之與
盟而還然則晉討林邑前敗後勝本有二役此傳僅記
駿討文事而不及後一役梁書又僅載佛事而不及前
一役遂致互相乖異實則各有漏略當合觀之事之首
尾乃子佛嗣升平末廣州刺史滕含率眾伐之佛懼請
降含與盟而還至孝武帝宣康中遣使貢獻案孝武帝
年三月林邑王范熊遣使獻方紀太元七
物宣康中則未載林邑貢獻至義熙中每歲又來寇
日南九真九德等諸郡殺傷甚眾交州遂致虛弱而林
邑亦用疲弊佛死子胡達立水經溫水注林邑記曰義
造九真水口與林邑王范胡達戰擒斬胡達二子虜獲
百餘人胡達遁五月慧度自九真水厯都栗浦復襲九
真長圍跨山重柵斷浦驅象前鋒接刃城下連日交戰
殺傷乃退案安帝紀義熙九年三月林邑范湖達寇九
真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湖與胡為傳寫之譌上疏貢
梁書夷貊傳作佛孫須達而不詳其子之名

金盤碗及金鉦等物

安帝紀義熙十三年六月癸亥林邑獻馴象白鸚鵡御覽七百六十一

義熙起居注曰詔林邑王范明達獻金盤一副蓋

自副又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明達獻流離蘇釵二口又

扶南國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

水經溫水注竺枝扶南記曰扶南去林邑四千里水步道

通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扶南卽古狼臚縣國北史謂其國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方位較合蓋卽今暹羅國地無疑梁書夷貊傳地理攷證在海大灣中類聚九日扶南當時所都蓋在暹羅北境在海南大灣中十一吳時外國傳曰扶南東有漲海海中有洲南齊書夷貊傳曰在日南之南大海西灣中有大江水西流入海丁謙南齊書夷貊傳攷證曰今通稱爲暹羅灣卽今暹羅及東埔塞地大江西流入海語似有誤南史作有大江廣十里從西流東入海方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爲正確蓋此指湄公河

御覽七百八十六外國傳曰扶南人最大居舍寰宇記
一百七十六曰王居重閣以木柵爲城海邊生大若葉
長八九尺編其葉以人皆醜黑拳髮裸身跣行御覽七
覆屋國人亦爲閣居人如獸身黑若漆齒白如
南州異物志曰扶南海隅有人不識禾稼寒無衣服
素隨時流移居無常處食唯魚肉不識禾稼寒無衣服
以沙自覆時或屯聚猪犬雞雜糅雖豕人形無踰六畜
寰宇記一百七十六曰國俗本裸文身被髮不製衣裳
性質直御覽七百八十六外國傳曰扶南人好布施不爲寇盜以耕種爲務

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御覽六百九十六吳時
外國傳曰扶南人悉著

鉤絡帶食器多以銀爲之類聚八十三扶南傳曰毗貢賦
以金銀珠香御覽七百六十九異苑曰扶南國治生皆

所屈欲減金數船主便作幻誑使船底砥折狀欲淪亦
滯海中進退不動眾人惶怖還請賽船合如初也

有書記府庫御覽六百四十三扶南傳曰扶南俗理訟
无牢獄鞭杖惟以探湯捧鎖沒水爲信先

使沐浴齋戒乃令以手內湯或捧熱鎖或沒水中無罪者不爛不焦不犯罪者即驗也叔北國傳與北國異文字有類於胡喪葬婚姻略同林邑林邑國傳曰燔尸中野謂之葬水經河水注竺枝扶南記曰林楊國去金陳國步道二千里車馬行無水道舉國事佛有一道人命過燒葬燒之數千束樵故坐火中乃更著石室中從來其王本是女子六十餘年尸如故不朽竺枝目見之

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

載舶入海混潰旦詣神祠得弓南齊書東夷傳作激國

其南有激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填寰宇記一百七十二

作有激國人字混填書鈔一百二十五吳時外國傳曰

扶南之先女人為主名柳葉有模跌國人字混填好事

神一心不解神感至意夜夢人賜神弓一張教載賈人

舡入海混填晨入廟於神樹下得弓御覽七百八十七

南州異物志曰扶南國自立為王諸屬皆有官長及王之左右大臣皆號為崑崙又外國傳曰王好獵皆乘象

一去十餘日又曰扶南人若戶中亡器物者即以米一

升詣神廟乞神辨盜者以米著神足下明日取米呼戶
中奴婢分令嚙之盜者口中血出米完不碎不盜者入
口卽敗從日南至微外悉爾又康泰扶南土俗日烏文
國昔混沌初載賈人大船入海所成此國御覽七百六
十九吳時外國傳曰扶南國伐木爲船長者十二尋廣
六尺頭尾似魚皆以鐵鐻露裝大者載百人人有長短
橈及篙各一從頭至尾約有五十人或四十餘人隨船
大小行則用長橈坐則用短橈水淺乃用篙皆撐上應
聲如一寰宇記一百七十六日柳葉壯健如男子案葉
柳與柳葉當是誤倒混潰混填混演混慎皆以字形近
而遂隨賈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眾禦之混潰舉
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爲妻而據其國後肩
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南史夷貊傳
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混况以詐力閒諸邑令相
疑沮因舉兵攻併之乃選子孫中分居諸邑號曰小王
盤况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
蔓蔓字說一蔓字說一蔓字說一蔓字說一蔓字說一蔓字說一
蔓字說一蔓字說一蔓字說一蔓字說一蔓字說一蔓字說一蔓字說一

勇健有權略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
大王開國十餘闢地五六千里蔓疾遣太子金生代行
姊子旃因篡蔓自立詐金生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
名長在人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
范尋又攻殺長而代立類聚九十五吳時外國傳曰扶
南王盤況少而雄桀聞山林有大象輒生捕取之教習
乘騎諸國聞而伏之又九十一吳時外國傳曰武帝泰
扶南王范尋以鐵爲關雞假距與諸將賭戲武帝泰
始初遣使貢獻武帝紀泰始四年扶南林邑各遣使來獻太康中又頻來武帝
紀太康七年扶南等二十一
國遣使來獻八年又來獻
稱王遣使貢馴象帝以殊方異獸恐爲人患詔還之

北狄

匈奴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

連九夷西距六戎

御覽八百引晉中興書連作漸距作界

世世自相君臣

不稟中國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

其強弱盛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皆列於前史前漢

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

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

案漢書匈奴傳

但言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等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受降城在五原郡邊界雞鹿塞在朔方窰

渾縣西北不得竟謂之割并州北界也於是匈奴五千

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

漢因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繒絹錢

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

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厯年所戶口漸
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末天下騷動羣臣競言胡
人猥多懼必爲寇宜先爲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
眾爲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
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
於太原故茲氏縣十七史商權五十一曰此漢縣也因縣已改併故稱故縣案劉元海載記
作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右部都尉可六千餘
茲氏是置都尉在晉初非魏末也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
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
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

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
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
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
討之楨素有志略以猛衆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
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洛陽伽藍記
三日咸寧中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下案武
帝紀咸寧三年西北雜夷及鮮卑匈奴內附其來朝當
卽在是年本傳上文言泰始七年單于猛叛武帝遣婁
侯何楨討之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卽繼之曰於
是匈奴震服蓋猛旣被殺其後單于必其後稍因忿恨
來入朝正在泰始之後咸寧初年也
殺害長史周家祿校勘記漸爲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
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

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
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
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
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
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
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
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
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
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寰宇記一百九十二萎作萐各率種類大
小凡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

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
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廬什物不可勝紀來
降并貢其方物帝竝撫納之北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
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寰宇記一百九十二引作烏檀
赤勒種捍蛭種寰宇記一百九十二引作捍蛭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
菱莎種禿童種勃蔑種寰宇記一百九十二引童作重蔑作茂羌渠種賀
賴種鍾跋種寰宇記一百九十二引跋作跋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
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
爲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
右奕蠡王漢書匈奴傳曰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案奕蠡當卽谷蠡譯音之譌左於陸

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
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
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
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
延氏最貴漢書匈奴傳曰其大臣皆世官有呼衍氏蘭氏其後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案呼延氏則呼衍氏卜氏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爲輔相卜氏則有氏卽須卜氏

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
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
也其國人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時有騎
督綦毋靬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

郝散攻上黨殺長吏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

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

史臣曰夫宵形稟氣

周家祿校勘記曰肖誤著

是稱萬物之靈繫

士隨方迺有羣分之異蹈仁義者爲中寓肆凶獷者爲
外夷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闕邊候
隙自古爲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
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嬴劉之際匈
奴最彊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厯年
斯永種類逾繁舛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泰始匪革前
迷廣闊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新降

接帳連鞬充郊掩旬旣而沸脣成俗鳴鏑爲羣振鴟鵂
而挺災恣狼心而逞暴何楨縱策弗沮於姦萌郭欽馳
疏無救於妖漸未環星紀坐傾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
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緒僞燕遠辭正
嫡率東胡之餘眾掩西羌之舊宇網疎政暇地廣兵全
廓萬里之基貽一匡之訓弗忘忠義良可嘉焉吐延夙
標宏偉見方於項籍始遵朝化遽夭於姜聰高節不羣
亦殊藩之秀也葉延至孝寄新哀於射草辟奚深友邁
古烈於分荆視連蒸蒸光奉先之義視熊羆矯矯蘊經時
之略洛干童幼早擅英規未騁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

必敗豈天亡晉乎且渾庖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
子咸革裔而希華庖屑姦凶假鳳圖而竊號渾嗣忠謹
距龍涸而歸誠懷姦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
善餘慶斯言信矣

贊曰逖矣前王區別羣方叛由德弛朝因化昌武后升
圖智昧遷胡遽淪家國多謝明謨谷渾英奮思矯殲運
克昌其緒寔資忠訓

晉書注卷九十七